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洪灵菲



流亡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洪灵菲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7-6

I. 中… II. 姜…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38 号

中国现代名家名作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1435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640.62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套

ISBN 7-104-01427-6/1·575 定价:5980.00 元(全 52 卷)



前 言

在早期的普罗文学流派中，能与蒋光慈、华汉鼎足而立并拥有自己特异风格的作家是洪灵菲（1901—1933）。

洪灵菲原名洪伦修，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早年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人誉“岭南才子”。1924年洪灵菲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遭国民党当局两次通缉，被迫流亡香港、新加坡和暹罗（今泰国）。后回上海参加革命工作，组织文学团体“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1930年参与发起“左联”，担任常委并负责左翼文化总同盟的主要工作。1933年在北平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政府秘密杀害，年仅30余岁。

在作家短促的创作生涯中，洪灵菲以内审的艺术眼光观照自我形象的各个层面，特别是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创作出《前线》、《流亡》、《转变》、《大海》等优秀中篇作品和短篇集《归家》、《气力的出卖者》等。作品多以革命斗争为题材，表现青年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思想、生活与情爱。《前线》是洪灵菲早期创作的代表作，它反映了革命知识分子在大革命高潮中的心灵激变。作者采取了“革命+恋爱”的模式，试图证明“革命的意义在谋人类的解放；恋爱的意义在求两性的谐和，两者都一样有不死的真价！”由于小说在情人谈心，革命党演说和种种的心理描写中堆砌了大量的革命词句，爱情纠葛也显得过分地突兀生硬，因此作品掉进了“革命+恋爱”的窠臼。但作



者毕竟在时代的漩涡中捕捉到了自我分裂的人性，真实描绘出以个人主义追求自我实现的必然失败，而只有超越狭隘的自我，走向革命运动的广阔天地时，个人才能实现其社会中的真正价值。在随后的创作中，洪灵菲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开始跳出一味的革命浪漫帝克的漩涡。《流亡》是洪灵菲的成名作，也是一部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作品。它抒写了一个被放逐的叛逆的灵魂，一个在社会专制和家庭礼教包围中痛苦上进的革命青年的真实感受。作品也以“革命+恋爱”为主题，虽然行文率直而略嫌粗糙，间杂的粤语和英语不事剪裁而显得芜杂，但浓郁的情感在突奔中融进作者真切的人生体验，于激情中标示出作者现实主义的革命立场，因而基本确立了洪灵菲所特有的艺术风格。在洪灵菲文学创作的晚期，作家的艺术视角逐渐转向外射，描写社会现实的风云突变，于峻急中不失委婉，热烈中融入了粗犷的精神。作品以独特的人物性格来显示历史的壮阔进程，洪灵菲逐步找到了自身艺术个性的深厚坚实的立足点。

洪灵菲的文学创作受早期普罗文学风气和郁达夫文风的影响，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艺术潜力，但还未及成熟便过早地死掉了。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遗憾。本文库收录了洪灵菲各个时期的小说代表作，有助于读者对这位热诚的革命作家加以全面的了解。



目 录

前线	(1)
流亡	(141)
在木筏上	(292)
在洪流中	(303)
路上	(314)
归家	(323)
金章老姆	(334)
气力的出卖者	(345)
柿园	(354)
家信	(370)
蛋壳	(412)



前 线

—

1926年，一个夏天的晚上，被称为赤都的C城，大东路路上，在不甚明亮的电灯光下，有一些黑土壤和马粪发出来的臭味。在那些臭味中混杂着一阵从K党中央党部门首的茂密的杂树里面透出来的樟树香气。霍之远刚从一个朋友家中喝了几杯酒，吃了晚饭出来，便独自个人在这儿走着。他脸上为酒气所激动，把平时的幽沉的，灰白的表情罩住。他生得还不俗气，一双英锐的俊眼，一个广阔的额，配着丰隆的鼻，尖而微椭的下颏。身材不高不矮，虽不见得肥胖；但从他行路时挺胸阔走的姿态看来，可断定他的体格还不坏。他的年纪约莫是廿三四岁的样子，举动还很带着些稚气。

他是S大学的正科三年级学生，（自然是个挂名的学生，因为他近来从未曾到课堂上课去），一向是在研究文学的。他本来很浪漫，很颓废，是一个死的极端羡慕者。可是，近来他也干起革命来，不过他对于革命的见解很特别，他要把革命去消除他的悲哀，正如他把酒和女人、文艺去消除他的悲哀一样。他对于人生充分的怀疑，但不至于厌倦；对于生命有一种不可调解的憎怨，但很刻苦地去寻求着它的消灭的方法。他曾把酒杯和女人做他的对象去



实行他的慢性自杀；但结果只令他害了一场心脏病，没有死得成功。现在，他依然强健起来，他不得不重寻它的消灭的对象；于是，他便选中革命这件事业了。

在他四周的朋友都以为 he 现在是变成乐观的了，是变成积极的了；他们都为他庆幸，为他的生命得到一个新的决裂口而庆幸。他实在也有点才干，中英文都很不坏，口才很好，做事很热心，很负责任。所以在一班热心干革命的人们看起来，也还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同志。因此之故，他的确干下了不少革命事业；并且因此认识黄克业，K 党部中央党部的执行委员。得他的介绍，他居然也做起中央党部里面的一个重要职员来。他还是住在 S 大学里面。吃饭却是在黄克业家中搭吃的。今晚，他正是从黄克业家中，喝了几杯酒，吃了晚饭走到街上来的。

“苍茫渐觉水云凉，夜半亢歌警百方；怕有鱼龙知我在，船头点取女儿香！”……他忽然挺直腰子，像戏台上的须生一样的，把他自己几天前在珠江江面游荡着吟成的这首诗拉长声音的念着。他的眼睛里满包着两颗热泪，在这微醺后的夏晚，对着几盏疏灯，一街夜色，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慨。

“这首诗做得还不错，正是何等悲歌慷慨！唉！珠江江面啊，充满着诗的幻象，音乐的协调，图画的灵妙，软和的陶醉的美的珠江江面啊，多谢你，你给我这么深刻生动的灵感！”他感叹着，珠江江面的艇女的丽影，在流荡的水面上浮动着的歌声，在夜痕里映跃着的江景，都在他的脑上闪现。

“一个幻象的追逐者，一个美的寻求者！啊！啊！”他大声的叫喊着，直至街上的行人把他们惊怪的目光都集中盯视在他的脸上时，他才些微觉得有点 Shyness，觉得有



点太放纵了。

他把脸上的笑容敛住，即刻扮出一段庄严，把望着他的人们复仇似地各各报以一眼，冷然的，傲岸的，不屑的神气的一眼。以后，他便觉得愉快，他觉得那些路人都在他自己的目光中折服着，败走了。他满着胜利的愉快。至在这种胜利的愉快的感觉中，S大学便赫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

S大学是前清贡院的旧址，后来改作两广优级师范，后来，又改作广东高等师范，再后改作广东大学，直至现在才把他改称S大学。S大学的建筑物和两广优级师范时候丝毫没有改变；灰黑色的两座东西座教室，大钟楼，军乐楼，宿舍，——这些都是古旧的洋式建筑物。图书馆，算是例外，它在去年脱去它的缙衣，重新粉上一层浅黄色的墙面。前清时大僚宴会的明远楼大僚住居的至公堂，举子考验的几间湫隘矮小的场屋都保留着，在形成这大学的五光十色，并表示占据着两朝几代的历史的光荣。C城的民气一向是很浮夸的，喜新厌旧的；这大学的竭力保存旧物，便是寓着挽救颓风于万一的深意。

他踏进S大学门口时，银灰色的天宇，褐黑色的广场，缙衣色的古旧的建筑物都令他十分感动。他觉得森严，虚阔，古致，雄浑，沉幽，他一向觉得在这校里做学生足以傲视一切，今晚他特别为这种自信心所激动。校道两旁是两列剪齐的Shrub，在教室的门首有两株棕榈树，大钟楼旁边杂植着桃树，李树；教室与图书馆中间的旷地，有千百株绿叶繁荫的梅树。在图书馆对面有一条铺石的大道，大道两旁整列着枝干参天的木棉树。他嗅着草木的香气，一路走向宿舍去。宿舍在图书馆后面，门前也有两株棕榈树；不一会便到了。



宿舍的建筑是个正四方形，四层楼中留旷地，形似回字。宿舍里面可容一千人。在这回字的中间，有几株枝干耸出四层楼以上，与云相接的玉兰树。清香披拂，最能安慰学生们幽梦的寂寞。

宿舍的号房是个麻面而好性气的四十余岁的人和另一个光滑头，善弹二弦，唱几句京调的老人家。霍之远时常是和他们说笑的。这时候，他刚踏进门口，他们便朝着他说：“霍先生！”他含笑向着他们轻轻点着头，和易而不失威严地走上宿舍二楼，向东北隅的那一间他住着的房里去。

这房纵横有三丈宽广，仅住着他和一个名叫陈尸人的。陈尸人是个猫声，猴面，而好出风头的人。他虽瘦弱得可怜，但他仍然是个“无会不到，无稿不投！”的努力分子。霍之远一向很看不起他，但这学期他因为贪这房子清爽宽阔，陈尸人有住居这室的优先权，他便向他联络一下，搬到这儿来住。

和他四年同居，堪称莫逆的几位朋友；罗爱静，郭从武，林小悍是住在同座楼北向第廿号房的。他走到自己的房里不到五分钟后便走到廿号房去找他们。当他走到廿号房时，房门锁着，房里面的电灯冷然地照着几只 Empty Chair；帐纹的黑影懒然地投在楼板上。这一瞬间，他觉得有点寂寞了。

他呆然地在廿号房门口立了一会，玉兰的茂密的叶荫成一团团的黑影，轻幻地，荡动地在他的襟上抚摸着。远远地听到冷水管喷水的潺潺的声音，混和着一两声凄沉幽扬的琴声。他吐了几口气，张大着双眼，耸耸着肩，心中说一声“讨厌！”便走向自己的房里去了。

过了一会，他觉得周身了无气力，胸口上有一层沉沉



的压逼。陈尸人正在草着《教育救国论》，死气沉沉浸满他的无表情而可憎的面孔上。他望着霍之远一眼，用着病猫一般的微弱的声音说着：“Mr. 霍！今晚不上街上去吗？”

他不待得到回答，已经把他的两只近视眼低低地放在他的论文上了。

“无聊之极！游河去罢！”他心中一动，精神即时焕发起来。他面上有一层微笑罩着，全身的骨节都觉得舒畅了。

他即时换着一套漂亮的西装，西装的第一个钮孔里挂上一个职员证章。戴上草帽，对镜望了一会，觉得这副脸孔，还不致太讨女人家的厌。他心中一乐，嗤的一声笑出来。

“名誉也有了，金钱也有了，青春依旧是我的呢！”他对着镜里微笑的影赞叹着。

“老陈，唔出街吗？”

他照例地对着陈尸人哼了这一句，便走出门口来，一口气地跑到珠江岸去。

C州最繁盛的地方要算长堤，最绮丽不过的藏香窝，要算珠江河面。长堤是障着珠江的一条马路，各大公司，各大客栈，妓院，酒馆都荟萃于此；车龙马水，笙歌彻夜。珠江河面有蛋家妹累万，水上歌妓盈千。她们的血肉之躯发出来的柔声怨调，媚态娇颦，造成整个江景的美和神秘。

S大学距离这儿，不过一箭之遥，霍之远从校里摇摇摆摆地走来，一会儿便到了。

在岸边的柳荫下黑压压地站着成群结阵的蛋家妹。她们都是为生活所压逼，习惯所驱使，先天所传受的在操着



荡舟兼卖淫的生活。她们穿着美丽的衣衫，大都踏着拖鞋；肌肉很结实，皮肤很壮健，姿态很率直，不害羞，矫健，婉转，俏丽。身体在摇摆着，口里在喊着：“游河啊——游……河……啊……荡……游……河……啊……”声音非常凄婉，悲媚，带着生涯苦楚的哀音的挑拨肉欲的淫荡的苦调。

之远到这 C 城来的起始四年，一步都不敢来到这种地方。他惯在酒家，茶室消遣他的无聊的岁月。他也曾和他的朋友们在热闹场中叫过三几次歌妓；但并不至于沉湎。本年暑假期内，他因为没有回家。便开始和他的几个朋友来这水面游荡过几次。他们因此在这河面上认识一个蛋家妹（或者可以称为艇女，不过称他做蛋家妹是 C 城人的习惯语）。这蛋家妹姓张名金娇，年约二十一二岁，有一双迷人的媚眼，像音乐一样的声音，一个小小的樱桃嘴，笑时十分美丽，他们都被她迷住。感情和他最浓密的要算霍之远。霍之远今晚所以觉得非游河不可的，也正为的是在挂念着她。

霍之远这时像一位王子似地走过这群艇女身旁，一直跑到张金娇的花艇的所在地去。他给许多荡舟的妇人们认识了，她们都知道这位王子的情人便是张金娇。她们一见他走近前面时便高声喊着：“金娇啊！你好人来找你咯！”

一声伶俐的娇声应着，一个穿着黑纱衣裳，身材娇小的俊俏的少女的笑脸在他的面前闪现。这少女站在船头，很高兴地，很觉得光荣似地在向他招呼。这时候，他已由岸上的一个妇人招呼他坐上小舟荡到她的面前了。

他拿了二角钱给那妇人后，便踏上金娇的船上去。金娇很卖气力地把他扶住，他面上一阵热，心头一阵愉快，便随她走向船里面去。



船里面布置得很华丽，供着一瓶莲花，一瓶蝶形的白色的花。幽香迷魂，秀色入骨。他一走进来，她便为他脱鞋，脱去外衣、外裤，问着长，道着短。他痴迷迷地尽倚在她的身上。

她的假母名叫陆婶的，年约四十余岁，是个八分似男人，二分似女人的婆婆，很殷勤地问着他几句，便故意地避到隔船去了。她的小弟弟，一个彻夜咳嗽，瘦得像个骷髅似地小家伙，也很知趣的随着他的妈妈走开。她的姊姊，是一个十分淫荡而两颊红得像熟透的苹果身材有些臃肿的二十四五岁样子的女人，这时候已和她的姘客荡“沙艇”去了。这船里面只剩下他们俩。

“乜你的面红红地，今晚饮左酒系唔系啊？（为什么你的脸儿红红的，今晚是不是饮过酒的啊？）”金娇媚声问，她一面在泡着“菊井茶”给他喝。

“系咯！我今晚系饮左几杯酒！真爽咯！你睇，我而家——（是的，我今晚喝过几杯酒。真快乐啊！你看！我现在——）他说着，把他的热热的脸亲着她的颊，冷不妨地便把她抱过来接了一个长吻。

“你睇！我而家醉咯！”他继续说着，脸上溢现着一阵稚气的笑，头左摇一下，右摇一下，像一个小孩子一般的神气。

“你要顾住嗜！饮咁多酒会饮坏你嗜！（你要小心些！喝酒太多，怕把你的身体弄坏了！）她很开心似地说着。

.....

她把船的后面的窗和前面的门都紧紧地掩住；窥着镜，弄着一回髻发；望着他只是笑。她的笑是美的，是具着无限引诱性的，刺激性的，挑拨性的，但仍然是无罪的。她的态度是这样的活泼，自然，柔媚。在灯光下，珠



饰琳琅的小台畔，和发香，肉香，混杂着的花香中，他陶醉着。

“我咁今晚唔撞到你，慌住你俾你的佬拉去咯！（我以为今晚不能会见你，怕你给你的姘客带去！”他戏谑着说，从她的背后搂抱着她。

“啐！（读 Choy）你真系！我——唉！”她赌着气说，把笑容敛住，作欲哭出来的样子。“我知道你今晚紧来，我由食饭块阵时等你等到而家！我真系唔想同渠的随便行埋咯！（我知道你今晚一定来，吃晚饭时我便在这儿等候你，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我真不愿意随便和第二个男人在一处玩的啊！”

“咁咩？哎哟！真系唔对得你住咯！（这样么？哎哟！真对你不住了！）”他说着，抚着她的柔发，加紧地把她搂抱着。这时候，他已是失了主宰，再也不能够离开她了。

她依旧地笑着，忽然地把她的外衣，外裤脱去，身上只穿着一件淡红色的衫衣，一件薄薄的短纱裤，很慵倦似地，吸息幽微地抱着他，略合上眼仰卧下去。他觉得一阵昏迷，乘着酒意把她搂抱着并且要求她把衣裤脱光！她把眼睛朝着邻船望，示意不肯。他即刻把他的脸部掩藏在她的胸上，作出很怕羞的样子。她笑着说：“咁大块仔，重怕丑咩？（这么大的儿子，还怕羞么？）”

过了一会，他摸她的下体和他自己的下体都湿了一片，觉得更加羞涩。她只是笑着，迷魂夺魄的笑着。他心中觉得很苦，表面上只得和着她机械似的笑着。

二

第二天，晚上，霍之远在 S 大学宿舍里面他自己的房



里教他的几个学习英文的学生。学生里面一个是女性，年约十八九岁，是个神经质而有些心脏病的少女，剪发，穿着淡灰色的女学生制服，面部秀润，有含情含怨的双眼，容易羞红的双颊；中等身材。她很喜欢研究文学，情感很丰富。她的名字叫林妙婵，厦门人，新从厦门女校毕业到C城来升学的。她父亲是黄克业的朋友，故此，现时便在黄克业家中住宿。霍之远因为天天都在黄克业家中和她一处吃饭，因此便和她认识。她和霍之远在黄克业家中第一天相见便觉得有点不平常，几天后她便把她的身世告诉他，觉得有些依依恋恋了。因为要使他们相见和谈心的机会多，她便要求他教她读英文。

其余的两个学生都是男性；一个名叫黄志锐，矮身材，大脸膛，两眼圆大有神，年约十六岁，是黄克业的弟弟。另外一个名叫麦克扬，瘦长身材，脸孔些微漂亮，年约二十岁，和林妙婵结拜为兄弟。这一次才和霍之远认识。因为他的妹妹坚持要到霍之远那里学习英文，所以他便只得和她取一致行动。

论起英文程度来，麦克扬的最高，妙婵和志锐的都差得太远。他们都预备考进S大学；学习的英文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English Progressive Reader第四册。霍之远很机械的教着他们，他的心老是在注意林妙婵的一举一动。他的眼和她的眼时时在无意间相遇，彼此都涨红着脸，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麦克扬是最苦的了，他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老在考察他们的举动。黄志锐，心无外物，算是最忠实他的功课的了。

其实，麦克扬这时候是误会的；因为霍之远是一个很尊重人家的爱情的人。他的心是这样想：林妙婵既和麦克扬是一对情人，只要他们的阵脚扎得紧，我霍之远决不肯



轻易做个闯入者。但麦克扬也不是无的放矢，他见林妙婵和霍之远那种亲热的态度的确有点令他难耐了。

还有一点足以证明麦克扬的爱人的地位已经动摇的是现在每晚送她回到寓所去的不是麦克扬而是霍之远。这一点的确令霍之远有点不安；但林妙婵是太倾向他的了，这真令他觉得没有办法？

这时候，功课已经完了。大约是九点多钟了，麦克扬托故先走。林妙婵和黄志锐硬要霍之远带他们到街上散散步。

林妙婵和霍之远在街上走动时，时常不自觉的挤在一处，说不出那一个是主动，那一个是被动。但霍之远已经是个有妻子的人，他觉得去和一个少女太亲近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总想极力的避开她。不过处女的肉是有弹性的，有电气的，他尽管怎样的想避开她，结果他和她两人间的身体终是不间断的在摩擦的。他感到一种挟逼，一种不能换气的快感。

她显然向他取一种进攻的形势。她在灯光照不到的街上的阴影中时时伸着手去挽着他的手。这种恩赐使他全身像通了电，像在梦中一样的愉快。照他的解释以为这种握手是文明人所视为最平常的事；但他很不容易看见她和第二人有这种亲密的举动。他于是感到骄傲了。但他不想做她的爱人，他只希望做她的朋友。他虽然活了这么多岁了，还是未曾和一个女人恋爱成功过。故此，他对这件事，切实觉得有点害怕。但是，他的所谓朋友，和人们所谓爱人，其间究竟有什么差异的地方，这连他自己亦有些觉得模糊。

他们由这条街跑过那条街，一列列的铺户，一盏盏的街灯，许多车马人物在他们面前很快的闪过；后来他们开



始地由兴味中感到疲倦，便想回去，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照例地，他送她归到寓所去，回来便一个人在疏星、夜风的街上走着。他开始地想起他对金娇今晚是失约的了。

他和张金娇约着今晚同到电戏院看电戏，现在已经是来不及了。这时候还是回学校里睡觉去好呢？还是到金娇那里陪罪去好呢？他在打算着：

“金娇到底是个狐媚的妓女，我不应当和她胡混到彻底，我一向不是很同情这班操卖肉生涯的无辜的羔羊吗？不是在痛恨那班嫖客吗？可是我现在的行动和一般的嫖客有什么差异呢？唉！我真是堕落的了！本来，我的初意不过是在领略一些珠江的风光，那里想会和那些艇女在干着那些无耻的勾当！啊！昨夜的情境真是危险！啊！啊！千钧一发，险些儿陷落到深坑里面去了！”

他似乎是决定了，决定从今晚起，以后不再到金娇那边去了。他便一直跑向学校去。当他跑到 S 大学门首时，他才知道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学校门已经是关锁着，不能进去。他迟疑了一会，心中觉得异常不快。

“学校真可恶！”他喃喃地自语着。

过了一会，他觉得没有办法。只得走向金娇那个地方去。他心中不住地这样想着：“再去那儿多宿一晚去，大概是不要紧的。我立意不和她闹，大概危险是没有的！她实在也是很可怜，她一定在那儿等候我一晚，我应当到她那儿去安慰她几句才是！”

他不再踌躇了，足步如飞的，不一会便走到金娇的艇上去。她今晚在他的眼中越发觉得美丽。他一见到她周身便觉得乏力，软软地倒在她的怀中了。她不大将他责备，